

## 我和你

张惠雯 文学院

当蓝霾脱胎于太阳，石头撬开黑暗的星光  
我要拾起碎砾，感受瓦的摩擦  
当饕餮龙拍死在冰冷的怀抱，松香失散在翻滚的铜浆  
我要用刀餐凿针，捡拾伏羲女娲的信仰

我将一切都记下

当双脚真正行走，头脑真正思考  
我要看佛陀悯众和那帝京卖花郎，让神圣和飘渺化在桌前小笺上  
当漫步华林，雪花洒尽，再赏红楼十二支曲  
我要秉烛夜游，写下落寞的华章

我将一切都记下

我要比非洲草原的雄狮还快  
我要比浩瀚天际的流星还快  
我要比宇宙空间的x光还快  
我要追上羚羊、时间、空间，只问一句——  
你是不是见过我？

我成了你，我是无数的你

只将红酥手举起千斤鼎  
再玩赏那级雪香木枝  
别叹我痴痴傻傻，我只在你留下的记忆里重活一次  
把我交给你，你带我感受笔走龙蛇，醉酒当歌，繁华终将谢幕

我只将一切都记下

你听着我的声音，看着我的痴狂  
你翻动我的纸张，感受我的情貌  
你成了我，你是无数的我  
你也终将一切都记下

崇德荷摇，木兰花落，樟树木质香  
不知我者，落泪  
只叹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知我者，把酒  
笑谈代代无穷已，明月清风赠你我同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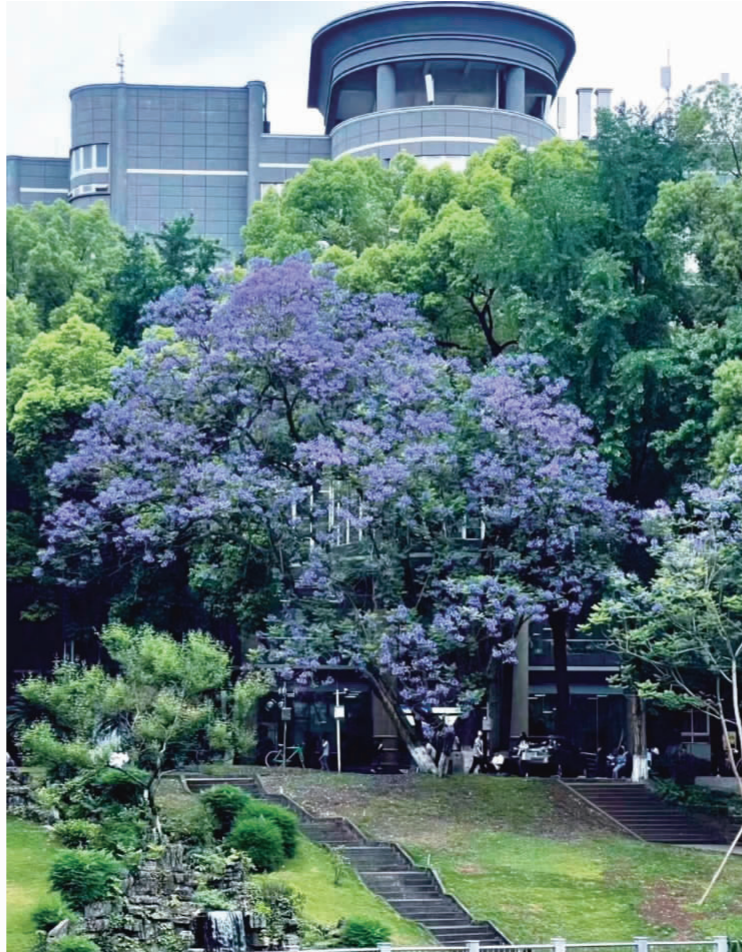


拍摄者：杨坚

## 生命中的树

——北图榕树小记

彭玉玲 文学院



图源：西南大学官方微博

马蒂斯·波利蒂基在诗歌《在光与万物背后》中写道“有时/在一个周日下午/一切那么寂静，以至于日子/突然裂开一道缝隙。于是/你抬起头/从手边的文件中/你抬起头/有那么一次，你可能听到/时间的汨汨涌流/就在光/与万物背后”。生命中总是有那么一些瞬间，似乎自己一下子被打开，锐化了对周遭的感受。于是，眼前的一切便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该是怎样一个百无聊赖的早晨，不到八点，逸夫楼外早已蜿蜒出一条长蛇。我在这队伍中妥帖地站着，不期然将目光漫向右前方那棵粗壮的树。枝干向四方斜刺开去，半边的枝条弓着身子越过石板路，探向道路另一侧的同伴。苍翠的树叶像鸟羽般，繁密而有序地缀于其上。人总是会被细小而阔大的事物所感动，像是那细碎星光点燃的银河，又或是那微小沙砾堆成的大漠。看着细密的树叶自成茫茫一片，仿佛有什么人在我心上扎了个洞，随后吹了口气。吹起的部分鼓胀着，宛如迎风的白帆，颠簸着把我送回远古时空。我无端想起那首诗“走过山岗的/鱼/怎么度过一生呢/长出手，长出脚和思想/不死的灵魂/仍无处问津…/但我们已退化/暗感水的寒冷”。听说树早在人类出现以前便已存在，在它身上，我隐隐感受到自己与远古先民的微妙联系。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我想，这种遇见，大抵是不拘于人的。

后来才知晓那便是榕树。逸夫楼前的榕树，要在它的树冠覆盖范围内才能真正领略到它的美。与大部分树木拔节往上、直追云霄的生长方式不同，榕树是以弧线的方式生长的。它的树干早早分开，各自寻觅自己的如意之处。自由野蛮的生长使它缺少一份峭拔的美，低垂而茂密的叶片往往遮住大半个身子，像位操劳半生的老者。可是，若你愿意在行至榕树底下时，抬一抬头；或是顺着枝权理一理它的生长路径，你便会懂得这平凡无奇背后蕴含着怎样一种气魄。盘根错节的枝干是生存的智慧，褶皱的树皮是岁月的镌刻。我一直觉得，榕树就像一个大家族。枝干相互纠缠到一定年纪便四散开去，向着自己的方向开辟出另一片茂密。越走越远的彼此相互探视，以为再无瓜葛。可是回看来时的路，在那初始的地方，根紧紧地缠在一起，于是我们的枝叶有了相触的可能。

日渐西沉时，站在逸夫楼前的台阶上，看那巨大的树冠轻轻揽住夕阳。涵涌的绿意中若隐若现着灿灿的光芒，不知是光栖息在树上，还是树披戴着霞光。余晖描绘出每一片绿叶的形状，在叶与叶之间，抖落一树的碎影。树叶折射着寸寸光线，在横斜的绿影中染着点点橙光。如同两位年过半百的知己，榕树与夕阳在这一刻互诉衷肠。微微伸手，捧住那掉落的话语，真情与智慧啾啾作响。在这绵密的温暖中，仿佛手里盈盈握着的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美好时光。有人说，太阳发出的光芒，地球八分钟以后才能接收到，所以我们感知到的光热，其实是八分钟前太阳的光热。我与树一同感受着这八分钟前的温暖，想着或许此刻太阳早已落山，眼前这动人一景好似一种虚妄的假象，不由得生出一丝伤感。可是，即使相隔永远匹配不上的八分钟，太阳与榕树也依旧要成就这样一幅美丽的画卷。思及此，我心底又暗暗生出一份欢欣来。

仰望着的榕树是大家族、是长者，是厚重所在，若换一个角度与之交流，却有不同体验。我向来喜爱图书馆四楼两书架分成的小隔间，在那里，倚着沉香色的书台，望向窗外的美景，好不惬意！树簇拥着树，汪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像是要一直漫到那远方的山际。山城的树是有个性的，不拘哪个季节，它总是以一汪绿意来应对。即使到了非凋零不可的时候，也是一半枯萎一半新生，在明与暗的强烈对比中显现出一棵树不屈的灵魂。树群如此，榕树自然不拖后腿。我竟不知绿也可以是火的颜色。在榕树那喷薄而出的细叶中，在那斜刺开去的枝条上，我看到的分明是燃烧的热情、昂扬的意志。

逸夫楼前的榕树还是静静地矗立着，散发着厚重而神秘的气息，默默等待着它的有缘人。或许一棵树带来的美景转瞬即逝，可是一旦它与人的心灵共振，留下的痕迹便难以磨灭。“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榕树在心湖投下的暗影，抵消着生活中那些粗糙无趣的部分。

我有幸，在人生中这样一个年纪，遇上，这样一棵树。

## 物有其容(组诗)

刘凤林 文学院

### 天生有约

520路公交车向缙云山门  
枝叶次第，在车窗闪出狭长的绿影  
鲜活，跳跃着退出我们的视线  
拜访青山的信函无声搁置  
朦胧的向往在胸腔澎湃  
也不必写下“只恐双溪舴舺舟”  
车行与徒步的交接，不必特别的仪式  
正如我们不请自来，缘于天生有约  
山色万千，我们天然成其一色

### 寻日

日落时我们还在密叶围绕的车窗里  
夜色里我们开始等待日出  
在峰顶，我们席地而坐，谈天，说地，饮食

夜色在笼罩后向上回缩，晨光逸出  
我们静静坐着，并不留心  
它的来处，以及去处

在天地的腹腔，我们回归自然的本真  
一种热烈，为太阳架起火把  
将天空下的万物烧得澄澈

来临，行走，离去  
萌发，生长，消亡  
那些相似的轨迹一一浮出

### 物我

我不能一一辨出他们的名姓  
那些形形色色，填补山色的生灵  
比如四照花，比如果子狸  
他们也不辨他们的名姓  
只是天然地亲近，区别，共生  
在风中，我们各自摇曳  
自我独立，又彼此拥抱

### 林木

在峰顶，林木仍高于我  
尖锐的树梢，或是盛大的树冠  
湮没居高临下的骄矜  
那是令行禁止之外的耳濡目染  
和顺其自然  
它将我托举至另一片土地  
甚至天空  
一些思绪得以下上其间  
比如，亿年后是否会有木化石  
依旧是直立的姿态  
比如，一片叶落入黛湖  
如何载着重重的记忆去轻盈

### 空中路

途经玻璃栈道，浮在云中  
在坠落失重感来临前  
日光折出的影子，和脚下  
虚空下的青山与竹海  
将我们稳稳托起  
土地的实感，和山石的可靠  
脱胎了坚韧的灵魂  
在乘坐索道下山的路上，我回看  
三原色的吊厢，在上下两条索道  
并行不悖  
一种稳稳的幸福  
根植于大地，延伸至天

